



“大鼻子”客车

□曾广洪

山坳传来“嘟嘟”的喇叭声。“大鼻子”客车来啰!”人们蜂拥而上,这是老家以前乘客车的场景。

玉龙场地处大足通往永川的隘口。当时,客车每天由大足、永川两个方向对开,分别于上午8点、下午3点左右到站。玉龙场非一般乡场可比,素有“一赶东关,二赶龙水,三赶玉龙”之说。街道居民加上附近厂矿有几千人,每天有几班客车从这里经过。

客车由解放牌卡车改装而成,淡黄色车身,车头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滑稽,故当地人称之为“大鼻子”客车。“大鼻子”客车车身小、动力弱、噪声大,只有10多个座位。车顶像乌龟壳,码放行李后,用结实的绳网罩住。

尽管玉龙只是个“招呼站”,但热闹的场面却赛过赶场天。当熟悉的喇叭声传来,乘客们如潮水般涌向售票员,即便在三九寒冬也会挤出一身汗。空余的座位比大熊猫还稀缺,绝大多数人即便挤上了车,也只有站着的份,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到达县城后,双脚已麻木得好像不是自己的了。

仅有的车票优先卖给公社干部或七姑八姨,乘客往往乘兴而来、失望而归。“扒二哥”混迹在车站,不时有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慌乱中遭扒窃,哭得呼天唤地,甚至昏厥过去……

司机堵在车门口,扯着喉咙喊买票排队上车,提防有人趁乱浑水摸鱼。要是遇到了“缠丝拳”的练家子,身单力薄的司机哪里抵挡得住? 其

实,司机就是在提高嗓门给自己壮胆罢了。顿时,现场乱成了一锅粥,有的父母先把娃娃递进去,而自己却被挡在车外,娃娃在里面喊爹叫娘。有个姑娘爬车窗时,不小心刮伤了身体,鲜血流了一地,跑到公社卫生院缝了几针后才止住血……

尤其是三伏天,蒸笼似的车厢里,充斥着叶子烟、汗臭味,与吵闹声交织一起,那景况真是难以言表。有急事者,苦于买不到票,如猴子般攀爬上车顶,置生命危险而不顾。司机见状赶紧刹车,生怕闹出人命。迅速打开车门,喊大家拼命往里塞,车内挤得密不透风,一个个乘客像打捆的甘蔗。有人趁机调侃“脸挨脸,膀对膀”,引来众人哈哈大笑,似乎忘记了乘车的困顿和烦恼。

如果实在挤不上车,就只有靠自己的“11号车”(两条腿)了,徒步到龙水、大足、永川皆是常事。有胆子大的,干脆蹲在打砂坡或黄葛树急弯处,学“铁道游击队”飞身扒上路过的汽车,那场面惊险刺激,堪比好莱坞大片。

有一次,我去城里找父亲拿学费,在车里挤得无法动弹,刚出场口就突感内急,若喊司机靠边停车的话,就很难再次上车,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憋气硬挺,屁股夹得紧紧的,嘴里念念有词“忍住,忍住”,真正体会到什么才叫“水火不留情”。

在一个滴水成冰的腊月天,15岁的哥哥去永川交茶籽,收购员百般刁难,苦苦哀求之下,直到傍晚时分才验收入库。苦于无钱住旅馆,哥哥只好忍饥挨

饿,经过7个小时的跋涉,半夜三更才疲惫地回到家,母亲抱着他痛哭一场。

若想在中途上车的话,那就要全凭运气,像打麻将碰到了“天和”。此外还要看车内还有无空隙、道路是否平顺、司机的心情是否舒坦。懂事的乘车人,总是提前在稍微平坦的路边等待司机大发慈悲地“刹一脚”,但多半是车子一晃而过。

玉龙到龙水路段是碎石路,弯道多、坡度大、路面窄,路面坑坑洼洼,车子行驶在上面就像跳舞。尤其是孙家湾等处的陡坡,要提前挂三挡往上冲,待半山腰时再换成一挡爬坡,轮胎冒着焦糊味的青烟,发动机“呜呜”轰鸣,似蜗牛一般爬行。有时车子还会往后退,吓得车内乘客尖叫声不断……

司机“侯老头”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,他对乘客和蔼可亲,总是笑嘻嘻地让大家都挤上车。他叼着叶子烟慢悠悠地开车,有乘客赶时间,催促他开快点,他总是乐呵呵地来一句“好师傅不在忙上”。从玉龙场到县城,他开车至少要比其他司机慢半个小时,但大家还是喜欢坐他的车。

星移斗换,沧海桑田。如今玉龙场被列为中国传统村落,过去的碎石烂路变成了柏油大道。私家小车也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,想出门抬腿就能走,但那段“大鼻子”客车的往事却让人难以忘怀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)

老妈的针线情

□向萍

老妈自有她的坚持,她总说“垃圾只是没有放对地方的宝贝,物尽其用才是王道”。在她的房间里,摆满了各种缝补作品:靠垫、坐垫、茶杯外套、床沿帷幔、手提布袋……都是她闲暇之余,利用废旧物品,一针一线精心缝补而成。

有一天,天气微凉,我去探望老妈。只见她穿着一件橘红色T恤,外面加了一件藏蓝色夹层背心,手臂上还戴着一副异常扎眼的陈旧花袖套。这花袖套,一看就是旧衣再利用的杰作,整个装束显得很不调和。

“妈,你这是穿的啥子哦!”我实在看不下去。“我们给你买的适合这个季节的衣服不少,为啥不穿呢?”我打开衣柜,冲她嘟囔。

“哎呀呀,讲究那么多干啥嘛,只要穿起不冷,洗得干净就行。”老妈稍带愠怒,振振有词地反驳。

“你怕冷,就穿长袖衣服嘛。”我一眼找出那件碎花的冰丝长袖衬衣,递给老妈。

“快换了,瞧你这穿着,简直像街头的叫花子老妹儿……”我半开玩笑地打趣。

“哎,不就是嫌给你们丢丑了嘛!”老妈低声咕嘟着,三下五除二扯掉袖套,似乎是憋着一股子气,把袖套狠狠地甩到了地上,脸上挂着满满的不开心,像极了小时候的我们,极不情愿地屈服于大人管教的神情。

“哪是丢了我们的面子,这么多新衣服,你舍不得穿,都这把年纪了,万一哪天……这些衣服还不是浪费了啊……”我捡起老妈的袖套,放低音调,极其温柔地解释着。

老妈确实有个“怪癖”,买来的新衣和新鞋袜,总会搁置很久才舍得穿,她的衣橱里至今还有好几件没有撕掉

商标的新衣。老妈平常着装,总是身着那些明显掉色的旧衣服,不少衣服上还有缝缝补补的痕迹。

有一回,我看到老妈,弓着身子又在缝补床单,这床单的年龄起码有30多岁了,一些地方已稀稀拉拉地破了洞。“别补了,不要了,换新床单……”我不耐烦地说。老妈却默不作声,拿起剪刀,小心翼翼地把破损的地方剪掉,然后找来相似的布块,开始细细缝补起来。

“你看,你看,这补起来,还不是一样用。”老妈举起缝补好的床单给我看。“这补巴床单,比新的还软和,巴适得很……”看她欣喜满足的样子,我无语之余也只能随她去了。

一天傍晚,老妈给我打电话,说要送我一份礼物,我甚是惊喜。

“看看,这是我缝的鞋垫,你不要嫌弃哈。”老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袋,慢慢取出两双鞋垫来,这鞋垫实在朴实无华,没有好看的图案,只有密密实实的针脚,一看就是她老人家用废旧衣料打底拼接缝制,然后千针万线夯实而成的。

“可以、可以,比外面买的鞋垫好多了!”我拿着鞋垫,满心感动,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这样的画面:慈祥的老妈坐在藤椅上,专注地举着鞋垫,一针一线,穿梭不停……

曾经,缝缝补补是生活所迫;如今,缝缝补补却成了老妈难以割舍的爱好。这与贫富无关,与生活好坏无关,它已然深深刻进老妈的骨子里。这些即将成为“垃圾”的物品,经过老妈的手悄然“复活”,宛如一个枯萎的生命,在她的手中重焕新机,一如她自己,即便年事已高,依然用缝缝补补的爱好创造着新的价值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夜宿缙云寺

(外一首)

□荀晓霞

四角的星空上演
情爱,缘起
性空
火红的香炉峰
奔赴情场,燃成
灰烬
流云散尽
天空如洗

如果你是真的

如果你是真的
你就相信
山的恒定
来了又走的是浮云
舍我而去的是流水

你看山
敦厚而笃定
就像中年过后
胖嘟嘟的你
想你
来覆盖我,照耀我
不用说,这之后
我依然还是
真的我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渝北实验中学)

七月

□徐作仁

那些芭谷,把七月
长成一根根棒子
用白牙齿黄牙齿紫牙齿
咀嚼火热的阳光和蝉鸣

麻雀兴奋,灰翅驮着早晨
啄上街香
被一声咳嗽,抬上天空
又攢在李子树

李子的甜、芭谷的糯,手挽手
过坝、上阶,立在干檐口
七月的样子,就是家人的样子
憨厚,朴素,幸福

老母亲麻利,轻轻一抖
围腰就落下芭谷粑和葱花味
老父亲单肩挎上大背篓
一声收芭谷,七月响亮无比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遇见一只蝴蝶

□罗林衡

遇见一只蝴蝶,请与它为善
爱它的羽翅和飞舞
爱它伫立花枝的片刻温暖

遇见一只蝴蝶,请与它凝视
爱它的斑斓和真诚
爱它对人间的每一寸留恋

遇见一只蝴蝶,请与它相拥
它是你久违的亲人啊
是你虚无中获得的另外一种人生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副秘书长)

